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八

起癸卯晉主重貴天福八年〇止丙午晉主重貴開運三年 凡四年

表例說

癸卯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晉

天福八年

春二月主還東京　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本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

南唐

李璟保大元年是歲二月以前為李昇昇元七年春昇殂先是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昇愛之屢欲以為

漢

劉晟乾和元年是歲三月以前為劉玢光天二年春晉王弘熙弑玢而自立更名晟玢初驕奢不親政事

閩

王曦永隆五年春立尚氏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夏殺校書郎陳光逸時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

後蜀

孟昶廣政六年春以宣徽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國人非之

吳越

錢弘佐三年秋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强戾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德安數與

楚

馬希範十年冬寧州酋長決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來附　作九龍殿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希範

荊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十年

遼

會同六年秋回鶻使喬榮自晉歸具以景延廣語白於主主大怒由是決志南侵冬晉楊光遠遣使說主入

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主卒從延廣議契丹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至是主聞契丹將入寇發鄴都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三月以趙瑩為晉昌節度使以晉昌節度

嗣以齊居喪無王環坪禮左右長而止作意輒齊如環死無敢宮過親疎者惟調樂器題王弘大怒數昌及內曰幼子當侍昇景遇毋懷思屢种氏有疎不聽龍來間孫嘗猪言景遏忌諸弟可為嗣每宴集昇怒曰今宦者子有過守門摩父訓之臣宗室

怒殺之冬御史中丞劉贊卒職嫁女服班簿閣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贊不舉劾亦持杖之贊義不

之爭右畜都監使嚴季文處修亦不附播播敗德安文為慶於外飾與右統寶軍使胡餘進思益柱專橫冬納妃御氏

欲無務窮雕作九龍殿刻沈香八龍以金長十丈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

中國主乃集山後及處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由是為主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使桑維翰為
侍中
秋七月遣使括
民穀　詔以
年饑國用不
足分遣使者
六十餘人於
諸道括民穀
九月尊母安氏
為太妃　主
事太后太妃
甚謹多侍食
於其宮侍諸
弟亦友愛
執契丹回國使
喬榮既而歸

嘗事也皆踰索受學欲
國家大然後入自殺諫
計女子弘熙欲議大夫
何得預聞之乃鄭元弼
知即命感飾聲諫曰古
媒之方妓娛悅者刑不
士獻丹其意以上大夫
餌之浸成其惡中丞儀
成躁急殄好手刑百僚
鄰臣奏撙弘熙宜加
事往往令指揮之墓是
暴怒然使陳道職正色
有論辯摩引力曰卿欲
中理者士劉思效龜徵
亦斂容潮等五耶元弼
謝之間人習手曰臣以

角用度
不足重
為賦斂
每遣使
者行田
畢以增
頃畝為
功民多
逃者帝
範曰但
令田在
何憂無
穀命籍
逃田募
民耕墾
民捨故

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主因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境內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

道士王搏珍與陛下為栖霞何諸王宴唐太宗道可致而觀之故敗效太平對至夕大覲微賤曰王者醉弘熙怒稍解治心治傳道庠乃釋贊身乃治等殺之贊以憂家國陛弘熙即卒下尚未位更名能去飢歲改元嗔飽喜應乾諡王延政何論太珍曰殤天德元平凡所需以弘年賜予皆昌為太春延政不受駕尉道庠以閩富部郎中等皆受涉王稱

附殷

從新僕能自序自西汨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則拜官害商大罰布在列位外官深者必責賈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

大言曰歸語爾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横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

馮延巳貴賜甚爲齊王厚掌書記晟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中議論嚴副使詢陳覺相結書晟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文章不如公旋反晟今

帝於建夏州國號殺弟殷改元引果晟天德立既立國后張氏以潘承詢循祐爲吏引果部尚書請斬劉同平章思潮等事楊思以謝中恭爲兵外不從部尚書思潮等國小民聞之貧賈技引果謀不息思恭以善

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腠議令常税之外大縣貢米二十斛中十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

天下毋悔也
榮欲為異時
據驗乃曰公
所言頗多懼
有責忘顧記
之紙墨延廣
命史書其語
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
契丹主大怒
入寇之志始
決主使如契
丹者皆繫之
桑維翰屢請
遜辭以謝契
丹每為延廣

諸不如思潮等聚斂得
公謟詐伺之思幸增田
不如公潮斬弘畝山澤
然主上更於是之稅至
使公興戢謀盡於魚鹽
齊王遊諫諸弟疏果無
處益欲以越王不僭征
以仁義弘昌賢國人謂
補導之而得衆之楊剩
也豈但尤忌之皮　夏
爲聲色雄武節延政將
狗馬之度使府陳望等
友耶從王弘弼攻閩福
誠無能自以居州敗還
如公之大鎮懼　淛平
能適足禍求入韋書藩

長深宮
之中籍
已成之
業身不
知稼穡
之勞耳
不聞鼓
鼙之音
馳騁遊
遊雕墻
玉食府
庫盡矣
而淫貴
盂甚百
姓困矣
而厚斂

所沮主以延
廣為有定策
功寵冠羣臣
又總宿衛兵
故大臣莫能
與之爭河東
節度使劉知
遠知延廣必
致寇而不敢
言但益募兵
增置十餘軍
以備契丹
冬十月立叔母
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
弟重胤養以

為國家朝廷許承祐官
之禍耳之　秋爵時承
又有龍指揮使話上書
參者亦萬景析陳十事
在齊府敗張遇大指言
給事中賢於備兄弟相
常夢錫州遇賢攻逆陽
屢言陳師衆踰天理一
覺馮延魯趣虔西賦斂
已艱米州為唐繫重力
皆係邪所殺　役無節
小人不冬衆命二也發
宜侍東部王弘民為兵
宮司門雅致仕竊旅愁
郎中蕭　改元怨三也
徽亦表乾和　楊思恭

不息今
淮南為
仇讎之
國番禺
懷吞噬
之志判
潘日闔
竊伺溪
洞待我
姑息謗
曰足寒
傷心民
怨傷國
願罷輸
米之令
誅周陟

為子娶馮濛女為其婦重屑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主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為后顧預政事兄玉時為鹽鐵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劉友益曰后所以敵體至尊母儀天下者也書立其

覺訐回亂政昇順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昇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

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四也嶺王拔臨多置州縣增吏國民五也除道東轄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壖乘虛相襲六也括高

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滅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畫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愎諫

婢為后異矣莫甚於立父婢者也書立肅宗嬪為后異矣莫甚於立其叔母者也妻其叔母天理滅矣此綱目書為後世戒也
十二月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

宜戒之是夕廹以齊王監國孫晟欲拜遺詔令太后臨朝攝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婦人預政亂之本也且嗣君已長明德著

背戶肘多者補官道首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點米穫利至微斂怨甚矣八也與唐異越為隣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

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乾盡怨遂終身不復見之

盧節度使楊光遠畏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怨密名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

開公何得進爲亡國之言晁乃止齊王璟即位改元保大尊后曰太后立妃鍾氏爲后璟未聽政時馮延已屢入白事一日

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千也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以歸密告契丹以中國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朝廷預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旱水蝗民大饑

至數四環曰書記有常職今何煩也環為人謙謹數延公卿論致體李延勲謂人曰主上寬仁天度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

恐不能守先帝之業拜璟以宋齊丘為太保周宗為侍中徙封景遂為燕王景達為鄂王初璟為齊王每有過失常夢錫直言

獨不括民穀杜重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錙盡得百萬斛重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構貸於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

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諫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壽丘之素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宋齊丘待陳覺素厚璟亦

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已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國人謂為五鬼

置定遠軍於濠州

夏

以李建

勲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立承業遂為齊王居東宮景遣為燕王亶吾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自誓必

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秋立弟景遂為保寧王　冬張遇賢侵境遣兵擒斬之初遇賢為漢所敗自循州趣虔州環遣都

虞侯嚴思討之以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遇賢屢敗之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其下執遇賢

以降斬
於金陵
市　葬
昪於永
陵廟號
烈祖
以宋齊
丘為青
陽公追
歸九華
侍中周
宗年老
恭謹齊
丘樹黨
傾之宗
泣訴於

璟璟由是薄齋丘齋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璟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齋丘治第青陽服御將吏皆

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甲辰

閏運元年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春正月契丹陷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死　主遣兵禦之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密遣人

太原王劉知遠

高祖時累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　知遠初從

李璟保大二年

春以周宗為鎮南節度使張居詠為鎮海節度使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

劉晟乾和二年

春殺弟越王弘昌　以陳偓同平章事　夏幽齊王弘弼於私第　冬殺鎮王

王曦永隆六年

春唐主遺曦書責以兄弟舉戈　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

孟昶廣政七年

春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　侵晉階州為秦州兵所敗

錢弘佐四年

馬希範十一年

高從誨封南平王十一年

會同七年

春主自將攻晉貝州陷之至黎陽晉主自將來拒主引兵進屯元城命前鋒將趙

入契丹言曰高祖起而罷之弘澤於北 指
州易服至是太原有初環決邕州 揮使朱
異戀權知州侄命功欲傳位 文進弒
事契丹前鋒主與契於齊熱 主曦而
趙延壽等入丹絕盟三王翰 自立之
寇逼貝州珂用兵北林學士 遣與閣
請效死戀使方常疑馮延已 門使連
將兵守南門知遠勳等因之 重遇既
自守東門契位已禹欲隔絕 弒曦懼
丹主自攻貝或有異中外以 國人之
州戀悉力拒志等復擅推請 討相與
之珂引契丹尊之拜較齊王 結昏以
自南門入戀中書令景遂參 自固曦
赴井死契丹封太原決庶政 果於誅
遂陷貝州主王幽州百官惟 殺富因
以高行周為道行營魏求查 醉殺控

延壽也
南樂主
以延壽
為魏博
節度使
封魏王
遣別將
侵爵太
原偉王
敗於秀
容爵主
遣使致
書於主
求修舊
好主復
書曰已

都部署與符
彥卿等將兵
禦之
主自將次澶州
遣劉知遠杜
威張彥澤將
兵禦契丹
詔以知遠為
行營招討使
杜威為副使
馬全節為都
虞候遣張彥
澤等將兵拒
契丹太原奏
破契丹偉王
於秀容契丹

招討使
又拜北
面行營
都統明
年再見

魏公
桑維
翰

高祖時
為禆部
侍郎知
樞密院

史徽得
白帝餘
非名對
不得見
環從之
侍衛都
虞候貫
崇叩閣
求見曰
臣事先
帝三十
年觀其
延接疎
遠孜孜
不怠下
情猶有

鶴指揮
使鎮從
朗從朗
朱連之
黨也又
嘗酒酣
誦白居
易詩云
惟有人
心相對
間咫尺
之情不
能料因
舉酒屬
二人二
人大懼

成之甥
不可改
也主從
弟瑞違
自馬家
口濟河
營於東
岸攻鄆
州圍晉
將高行
周等於
戚城為
晉將李
守貞等
所敗初
主得貝

通去
事遷中不通者
按五代史書門下陛下新
有杜重威平章事即位所
傳又按通天福四任者何
鑑綱目天年出為人而慣
福七年以相州節與羣臣
杜重威為度使徙謝絕臣
順德節度鎮泰寧老矣不
使天福十尋徙晉得復來
二年杜重昌主即顏色因
威出降俱位名拜涕泗嗚
作杜重威侍中至咽環慼
惟閑運元是拜中悟遽拔
二三年杜書今復前拔環
重威屢見為樞密於宮中
去重字俱使封魏作高樓

李后妒
尚賢妃
之寵欲
弑職而
立子亞
潑使人
告二人
曰主上
殊不平
於二公
奈何會
后父李
真有疾
職往問
之文進
重遇使

州博州
皆撫慰
其人或
拜官賜
章服及
敗於威
城及馬
家口念
恚所得
民皆殺
之由是
晉人情
怨戮力
拒守主
偽棄元
城去伏

作杜威避
主諱也
二月契丹度河見
主自将及遣
李守貞等分
道擊之契丹
敗走　天平
節度副使顏
衍奏博州刺
史周儒降契
丹又與楊光
遠通情引契
丹濟河二月
朔命石贇守
麻家口白再
滎守馬家口

國公至
三年再

壽王

楊光遠

改封三
年謀反
伏誅子
承勲承
信承祚
漢高祖

名侍臣
覩之衆
皆歡笑
給事中
蕭儼曰
恨樓下
無井璟
問其故
對曰以
此不及
景陽樓
耳璟怒
貶於舒
州觀察
使孫晟
遣兵防

馬步使
錢達弑
曦於馬
上召百
官告之
曰天厭
王室宜
更擇有
德者立
之重遇
乃推文
進升殿
被衮冕
帥羣臣
北面稱
臣文進

精騎於
古頓丘
城以俟
晉軍與
恒定之
兵合而
擊之主
設伏旬
日人馬
饑疲趙
延壽曰
晉軍悉
在河上
畏我鋒
銳必不
敢前不

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主遣李守貞等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

時追封光遠為齊王

之儀曰儀以諫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儀乎今日反見防邪晟疾罷之遠使遺閩主曦及

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並主曦廟號景宗文進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進殺之以

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

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遜白主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守貞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守貞

殷主延政書殷復書斥璟璟怒遂與殷絕　冬遣兵攻殷初翰林學士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為賈人習福建

貴松頻為泉州刺史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晉以為威武節度使閩國王　冬泉州牙將

兵半已餒死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主自澶州北分為

等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契丹入寇也

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百官奏請主聽樂不許主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

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至是文徽表請擊殷璟以邊鎬爲行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屯益竹關泉漳汀降於殷退保

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初從効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死有餘愧

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冬主復大舉南侵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主以大兵繼之建牙於

聲女樂及出
師常奏羌笛
擊鼓歌舞曰
此非樂也及
百官奏請聽
樂則詔不許
楊光遠圍棣州
大敗走還
三月契丹寇澶
州不克引還
契丹主自
將兵十餘萬
陳於澶州城
北高行周與
戰自午至晡
互有勝負契

建陽僞
毛邵武
為邵武
民執送
於殷被
殺

衆以為
然各引
軍中所
善壯士
夜飲於
從効之
家從効
紿之曰
富沙王
已平福
州當首
今吾屬
討黃紹
頗諸君
從吾言
富貴可

元氏

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以精騎左右畧陳我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收軍北去

籍鄉兵 每七戶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

國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摻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顏斬之從効將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函紹顏首遣到使陳洪進齋

餘復行此役民不聊生夏四月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

詣建州朱文進閩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効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殷將吳成義攻福州文進兵敗於吳越林仁

都指揮使
遣使分道括率
民財　朝廷
因契丹入寇
國用愈竭復
遣使者三十
六人分道括
率民財各封
劍以授之使
者多從吏卒
攜鎖械刀杖
入民家大小
驚懼求死無
地州縣吏復
因緣為姦河
南府出緡錢

翰討殺
朱文進
時吳成
義聞有
唐兵詐
使人謂
福州吏
民曰唐
助我討
賊臣大
兵至矣
福人益
懼仁翰
為南廊
承旨謂
其徒曰

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府庫空竭乃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乎延廣慚而止先是諸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

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被甲趣連重遇第斬重遇首以示衆遂斬朱文進函首送殷

私藏括率使
至賦緡錢十
萬指取一囷
已滿其數
遣李守貞討楊
光遠於青州
契丹救之不
克
六月太尉侍中
馮道罷以桑
維翰為中書
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
相依違兩可
無所操決或
謂主曰馮道

附攷

王延政
天德二
年
春唐主
遺延政
書責以
兄弟尋
戈延政
復書斥
唐主奪
楊氏國
唐遂與
延政絕
建號

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朱文進不克　冬遣將陳敬佺屯尤溪及古田盧進屯長溪閩將留從効等斬黃紹頗傳首建州延政以

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河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乃止

以折從遠為府

王繼勳為泉州刺史從効等皆為都指揮使濟州將程謨閑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推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之從子

州團練使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頻為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朝廷與契丹絶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復置翰林學士以李慎儀

也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朱文進攻泉州延政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唐主遣將攻延政部武民執唐將臧循

為承旨劉溫
叟范質等為
學士
秋七月大赦改
元
八月以劉知遠
為北面行營
都統杜威為
招討使督十
三節度使備
契丹 桑維
翰兩秉朝政
出楊光遠景
延廣於外至
是一制指揮
節度使十五

送延政
斬之
福州南
廊承旨
林仁翰
帥其徒
殺連重
遇并斬
朱文進
迎吳成
義入城
函二首
送建州

人無敢違者
時人服其膽
略時軍國多
事啓請輻輳
維翰隨事裁
決初若不經
思慮人疑其
疎略退而熟
議之亦終不
能易也然頗
任愛憎恩怨
必報人亦以
是少之契丹
之入寇也主
再命劉知遠
會兵山東皆

不至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

則勤探攜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朱文進遣使奉表稱藩詔以為閩國王

置鎮寧軍於澧州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　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光遠

子承勲勸光遠降光遠不許承勲斬勸光遠反者送首守貞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閏月李守貞殺楊光遠 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殺光遠

以病死聞起復承勲除汝州防禦使

契丹復入寇

契丹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等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

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捎却於是諸軍忷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

乙巳

開運二年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主自將追之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北平王劉知遠

封太原王二年

李璟保大三年

春責文徽等及閩人戰閩人敗績文徽表求益

劉晟乾和三年

秋殺弟韶王弘雅殺剝思潮等以左僕射王

王延政天德三年

春股改國號閩閩之故臣於迎延政請

高祖廣政八年

錢弘佐五年

秋閩主為唐所破遣使奉表稱臣於弘佐請為

馬希範十二年

秋殺弟希杲時希杲為靜江節度使希範疑具

高從誨封南平王十二年

會同八年

春主侵晉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與晉

高麗

主王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於晉

遼張彦澤屯
黎陽景延廣
守胡梁渡契
丹寇邢洺磁
三州入鄴都
境張從恩馬
全節安審琦
悉以兵陳於
相州安陽水
之南皇甫遇
與濮州刺史
慕容彦超將
數千騎前覘
契丹至鄴都
遇契丹數萬
遇等且戰且

改封北兵環遣翰害與歸福州
平後即祖全恩爲祖謀改國號
帝位是將兵會弘昌閩延政
馬漢高之也赤賜死內以方有
祖
稍閩將外皆懼唐兵來
稱思叅不自保眼從都
等來拒以從子
列柵水繼昌鎮
南昇引福州實
兵涉水林仁翰
合戰全甚濟仁
恩等以翰未嘗
大軍當自言其
其前使功發兩
奇兵出軍甲士
其後大萬五千

附唐以得人心
來救　遣人伺
未殺杜之希界
昭達閩懼稱疾
璃昭達求歸不
爲內都評遣醫
監使璠毒殺之
爲統軍
使皆好
貨審人
權昭悅
以貨結
二人得
侍弘佐
左右昭
悅授倭

將皇甫
遇慕容
彦超合
戰晉將
安審琦
來救主
乃引軍
退北至
鼓城翻
延壽等
帥衆趣
相州聞
晉將張
彦澤至
尋引還
過祁州

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卻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

破閩兵夏闕李仁達奉表稱藩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賜名弘義編之屬籍扶遣鑄拔閩鐔州查文徽之業魏岑遇延

人請建州以拒唐唐將祖全恩將兵會查文徽進屯赤嶺延政遣漢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

弘佐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謀去璠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

城下以精騎急攻之遂陷祁州主還至虎北口聞晉敗泰州復擁衆南向至陽城為晉軍所逐晉軍至白團衛村未圍之數重

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兵出救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契丹亦引軍退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

已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踰躍背成之微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拔閩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泉漳州皆

不戰唐人不救過思泰以延政之命皆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帝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張懋望

許之乃以璠為明州進思為湖州刺史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

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會大風起主客奚軍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奮兵以擊晉軍又順風

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思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彦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

降置永安軍於建州
元敵
宋太后殂
王延政至金陵環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

不得已引兵涉水輿唐戰為唐將祖全恩等所破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李仁達作

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播昭達幽仁俊於東府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想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譖仁俊之

縱火揚塵以助其勢為晉將符彦卿等所敗主乃引還至幽州散軍捕集以軍失利杖其首領各數百晉主以違歲遼民塗地請

能守備即名入乘城為備至賜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河北相繼告急馬全節等奏宜徑襲幽州

使宗文治以寬簡建人愛之

亂以僧卓巖明稱帝延政遣兵討之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延政

罪考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

和於主遣使奉表稱臣詣主謝過主曰使景延廣來雖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主中止及主入大梁謂李崧等

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二月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

齊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説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

曰歸使皆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

[illegible]峯寺僧[illegible]崇巖明[illegible]素為[illegible]所重[illegible]興迎之立以[illegible]帝帥[illegible]吏北[illegible]拜之[illegible]使揖[illegible]於晉[illegible]政閑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

实死耳終不敖公所為明日城陷試自殺

以馮玉為樞密使　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毁之主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因諫而止乃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

真拆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嚴明夏漢真兵攻福州不克漢真至福州黄仁諷開其实夷滅閩門力戰漢真被殺卓巖明黨他

之摧彥韜初隸高祖帳下有寵於主性纎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

契丹還軍南下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攻契丹泰

才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諧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達尋使人告仁諷繼

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州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威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威等與戰退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威等結陳而

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李仁達大閱戰士於教軍士刺殺卓巖明自稱威武留後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

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來擊軍士大呼曰

於晉唐以仁遣為節度使賜名弘義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秋殷告

都招討使何不用兵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右廂副使藥元福調馬軍排陳

福州兵謀叛延政敗其鉞使遣還伏兵殺之死者八千餘人鋒州為唐所破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

使張彥澤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

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慰其言無叛者及建州爲唐所陷延政出降

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

思達豈東[illegible]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貪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失望

許文積

橐駝載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逹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尋引歸主亦還大梁

復以鄴都為天雄軍

五月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冬延政至金陵唐以延政為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軍節度使

降封鄴
陽王
閑亡
右闕
傳七
主凡
五十
三年

威久鎮恒州貪殘畏懦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既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邊

場多事曽無守禦之意宜因此廢之庶無後患主不悅曰戚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六月以杜戚為天雄節度使

戚令公主白求天雄節

鉞主從之
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
寇中國疲於
奔命邊民塗
地桑維翰屢
勸主復請和
於契丹以紓
國患主遣使
奉表稱臣詣
契丹謝過畧
聞契丹語忿
謂其無和意
乃止
秋八月加馮玉
同平章事

和凝既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又皆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鄉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皆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

東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朝政益壞

冬十一月遣使

如高麗 主
欲使高麗擾
契丹東邊以
分其兵勢會
高麗王卒子
武上表告喪
以武為高麗
王遣通事舍
人郭仁遇使
其國使擊契
丹

十二月加吳越
王弘佐東南
面兵馬都元
帥

桑維翰罷 初

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語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

中書令李崧

為樞密使

	丙午
	春二月壬戌朔日食
晉	開運三年 夏四月靈州党項作亂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令溫代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
	魏公 桑維翰 封三年契丹主南侵遣張彥澤先取大梁貝名維翰戒勸維翰
南唐	李璟保大四年 春以宋齊丘為太傅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
漢	劉晟乾和四年 秋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
後蜀	孟昶廣政九年 冬施州刺史田行皐叛昶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吳越	錢弘佐六年 冬弘佐遣兵救福州先是李弘義據福州自稱威武留後叛唐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晉以
楚	馬希範十三年 初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至是晉主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荊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十三年
遼	會同九年 秋遣兵侵晉定州與晉將張彥澤戰不利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晉樂壽監軍王巒書請來城內
附	党項 酋長拓跋彥超會石存也廝褒三族侵晉靈州為晉節度使馮暉所破
	吐谷渾

法綱之羌胡怨懟孝趙與石存也厥衰三族共攻靈州

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壘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中山人孫方簡

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壘而俟命彥澤以主命合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

厥衆心信醢彭累達為越事宜之言於審請之環曰齊最聞之五宿望疾道摩勿用可反伸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孫乃以齋兵為太傳仁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李建敕為

弘達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至是為唐兵所攻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弘佐弘佐名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內

冬晉將杜威等至瀛州戍將高謨翰先引兵潛出晉將梁漢璋來拒敗死威等南還　主復大舉南侵晉將杜威等以兵

附　酋長白承福等為晉節度使劉知遠所殺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及弟行友自衛司維廷已同
言深意之姪翰知不平章事
深意死方簡允顏謂建熱練
嗣行其術其裕曰侍習吏事
徒日滋契丹中當閑而慵怯
入寇帥衆邀今日國步斷廷
擊頗獲軍資六反令己工文
遂為羣疑懼維翰死辭而投
為吏所討乃之何也倭書大
歸款朝廷朝款有愧言多樹
廷亦資其禦色彥澤黨木部
寇晉東北掐路坐見郎中島
收指揮使方維翰維越上書
簡邀求不已翰青之指廷已
朝廷小不副曰去年兄弟過
其意則衆寨扰公於惡環怒

都監使
水丘昭
券以為
當救弘
佐曰昬
亡齒寒
吾為天
下元帥
曾不能
救鄰道
將安用
之諸軍
但樂飽
食安坐
耶遣統
軍使振

降執晉
主重貴
主時自
易定趣
恒州與
晉將杜
威張彥
澤等夾
滹沱而
軍晉軍
築壘為
持久計
遣將李
穀出督
軍糧主
以大兵

降於契丹請罪人之將斬
為鄉導以入中渡領州司士
寇天雄軍將大鎮校初璟置
劉延翰市馬以兵推官致院
於邊方簡執何乃負於禁中
之獻於契丹思至此以給事
延翰逃歸言彥澤無中常夢
方簡欲引契以應遣錫領之
丹入寇宜為兵守之專典機
之備 尋殺維雲夢錫
六月復以馮暉瑜以帶與中書
為朔方節度加頓白侍郎殿
使 師在靈契丹主績皆忠
武得羌胡心云其自貢無私
既而徙鎮鄴繼契丹璟謂夢
州暉乃厚事主曰我錫曰大

鈞將兵
救福州
弁見募
兵久無
應者弘
佐命糾
之曰糾
而為兵
者糧賜
滅半明
日應募
者雲集
弘佐命
將務專
掌用兵
程昭悅

當晉軍
之前命
將蕭翰
出晉軍
之後斷
晉糧道
及歸路
遇晉之
樵采者
盡掠之
凡獲晉
民皆黥
其面曰
奉敕不
殺縱之
南走懷

馮玉李彥韜
復求靈州會
有羌胡之擾
從之使將關
西兵擊羌胡
契丹寇定州主
遣兵禦之
定州言契丹
勒兵壓境詔
以李守貞為
都部署將兵
禦之有自幽
州來者言趙
延壽有意歸
國李崧馮玉
信之命杜威

本無心
殺維翰
何為如
是命厚
撫維翰
袞　維
翰為人
醜怪身
短而面
長常臨
鑑以自
奇曰七
尺之身
不如一
尺之面
慨然有

臣惟嚴
續中立
然無寸
恐不勝
其黨卿
宣左右
之未幾
夢錫羅
宣政院
續亦出
為他州
觀察使
夢錫於
是稱疾
不復預
朝廷事

掌應接
饋運而
以軍謀
委元德
昭弘佐
議鑄鐵
錢以益
將士祿
賜弟弘
億諫曰
鑄錢有
八害新
錢既行
舊錢皆
流入鄰
國一也

孟運夫
在道遇
之皆棄
東驚潰
晉指揮
使王清
來戰甚
銳兵不
能支勢
小却主
以新兵
繼之殺
清及其
士衆遁
以兵環
晉營杜

致書延壽唉惡於公夏泉
以厚利延壽輔初舉州将
復書乞發大進士主留從効
單應接朝廷司惡其逐其制
欣然復遣人姓以爲史王繼
詣延壽以爲彝表同勳而代
期約音人有之違
秋七月河決勸其不陳覺使
河決楊劉西必舉進福州初
入莘縣廣四士可以王建封
十里自朝城從他求既克建
北流仕者維州欲來
八月劉知遠殺翰慨然勝取福
白承福夫其乃著日州環不
族主數名出扶桑許概密
吐谷渾酋長賦以見使陳覺

可用於
吾國而
不可用
於他國
則商賈
不行百
貨不通
二也銅
柴至展
民循盜
鑄況家
有鐺釜
野有鏵
犁犯法
必多三
也閩人

威欲降
潛遣腹
心詣主
乎帳邀
求重賞
主給之
曰趙延
壽威望
素淺恐
不能帝
中國汝
果降者
當以汝
爲之威
喜遂與
李守貞

白承福入朝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逃歸故地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

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遣璟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弘義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覺不敢言入

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

張彥澤等奉表降主賜詔慰納之以威為太傅守貞為司徒威引主至恒州城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主遣通事耿崇美降易

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

流蘇容彥超於房州　彥超為濮州刺史坐違法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

朝市而還　秋陳覺攻福州克其外郭初覺自福州還恥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為延魯將之趣福州

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州殺刺史郭璘晉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馮道為安國節度使以馬崇祚權知恒州

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乃敕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九月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

以楚王希範為諸道兵馬元

環以覺專命甚惡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延魯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環遣王崇文魏岑會兵

事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

帥

冬十月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己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

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國守第二城冬璟命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福州遣使乞師於吳越吳越兵至潛入州城璟遣王建

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

屢奏議莫東
此可取馮玉
李崧信以為
然欲發大兵
迎趙延壽及
延祚先是李
守貞將兵過
廣晉杜威贈
金帛甲兵動
以萬計守貞
入朝因言陛
下若他日用
兵臣願與威
戮力以濟沙
漠及將北征
主與馮玉李

封助攻
之時王
索文雖
為元帥
而陳覺
馮延魯
魏岑爭
用事從
効建封
倔強不
用命各
爭功進
退不相
應由是
將士皆
解體故

彥澤入
大梁傳
主與太
后書慰
撫晉主
晉主具
降表自
稱孫男
臣重貴
遣其男
延煦延
寶奉國
寶出迎
彥澤殺
晉桑維
翰主命

崧謀以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副之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十一月杜威等至瀛州與契

攻城不克

厚撫其家晉高行周符彥卿皆詣主牙帳降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

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閴契丹將高謨翰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

命主哭而釋之延煦延寶自牙帳還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安上表謝恩主將渡河有司欲

還

契丹大衆入寇
十二月王清
戰死杜威等
以兵降契丹
契丹進兵入
大梁執主重
貴殺桑維翰
因景延廣
契丹主大衆
入寇趣恒州
杜威等聞之
將自冀貝而
南彰德節度
使張彥澤時
在恒州引兵

使晉主
銜璧牽
羊大臣
輿櫬迎
於郊外
主曰吾
遣奇兵
取大梁
非受降
也不許
又詔晉
文武羣
僚一切
如故朝
廷制度
並用漢

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威等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威軍築壘為持久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

禮先是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晉景延廣延廣見主於封丘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之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名晉

罕誅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

榮使相辯謗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杜威不可遣
穀出督懷孟
軍糧契丹遣
將斷穀糧道
及歸路十二
月李穀自書
密奏具言大
軍臨危之勢
請車駕幸滑
州及發兵守
澶州河陽以
備奔衝杜威
奏請益兵詔
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
赴之威又遣

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主欲自將北征李

彦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彦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彦筠俱進清戰甚鋭契丹小却諸

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

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遂以兵環威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彦筠謀降契丹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

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為崇美所殺契丹主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彦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

遣遇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扼吭而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上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劒驅後宮赴

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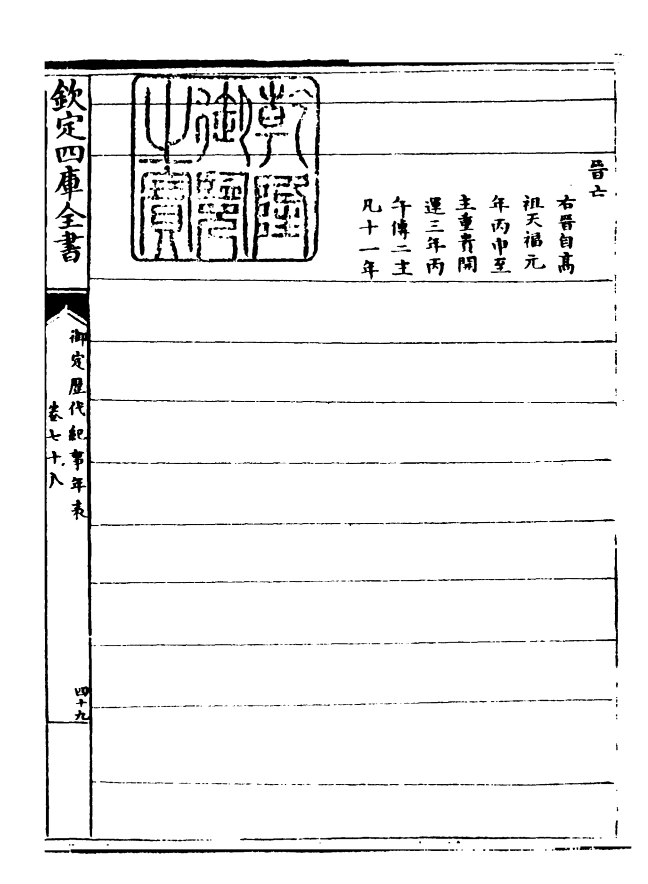
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主命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主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彥澤見桑維翰維翰責之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

兵大掠二日部城為之一空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勲不協殺其叔及其弟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

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還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

留見者流涕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主內外不通主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主使取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

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使彥澤求白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是夕殺桑維翰契丹主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往見於封丘被縶



晋亡

右晋自高祖天福元年丙申至主重貴開運三年丙午傳二主凡十一年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九

漢世系表畧

劉氏其先沙陀人也湍生昻昻生僎僎生琠俱追尊為皇帝琠生高祖諱知遠仕晉封北平王晉主重貴北遷高祖稱帝於晉陽更名暠國號漢都汴傳二主凡四年

漢世系圖

皇考 諱琠追尊為章聖帝廟號顯祖

高祖 諱暠初名知遠顯祖長子

- 魏王承訓
- 隱帝 諱承祐高祖第二子
- 陳王承勳
- 湘陰公贇 旻長子高祖以為子

北漢主旻 初名崇

- 北漢主鈞 初名承鈞旻第二子
  - 北漢主繼恩 薛釗子鈞養以為子
  - 北漢主繼元 何氏子鈞養以為子

蔡王信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九

起丁未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止庚戌漢隱帝乾祐三年 凡四年

表例説

丁未

國	紀年
漢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諱知遠更名暠在位二年壽五十四　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漢雖易代 魏王承訓　皇子為開封尹卒追封魏王　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南唐	李璟保大五年　春立弟齊王景遂為太弟從景達為齊王弘冀為燕王　景遂嘗與官僚燕其贊善大夫張易有
南漢	劉晟乾和五年　秋殺弟八人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
後蜀	孟昶廣政十年　春契丹滅晉晉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來降　以李繼勲為泰州宣
吳越	錢弘佐七年　是年八月以後漢封錢弘倧吳越王一年　春弘佐誅都監程昭悅　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
楚	馬希範十四年　是年七月以後漢封馬希廣楚王一年　夏希範卒謚曰文昭弟希廣嗣　希廣希範之母第也性
荊南	高從誨封南平王十四年　春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以馬賜從誨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漢主踐
遼	會同十年　按通鑑是年為太宗會同十年遼史是年二月改元大同五月以後為世宗天祿元年　世宗

仍稱晉年號舍開運而追續天福為十二年是年六月以前仍稱晉六月始改國號曰漢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

梁季

從益

唐明宗子封許王晉世降封郇公初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春王淑妃如事母至是從益與

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弟之顧易想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逆歛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

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鏡湯鐵牀剞劂等刑號生地獄

慰使李繼勲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廸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重

福州弘佐遣余安將水軍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賓乃可行唐軍衆而射之賓不得施既登岸擊殺唐將乘勝而進城中

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

祚遣使告諭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從誨拒而不受秋從誨襲漢郢郢不克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

諱阮小字鳥雲太宗兄子春主入大梁時晉百官易素服迎主伏路俯請罪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膳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慟哭而去

淑妃居洛陽趙延壽娶唐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於洛契丹主北歸留蕭

剛直璟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輩極傾諂之態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璟以不宜親近佞臣璟謂景達曰群小交構禍福所

建遣宮苑使崔廷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加何重建同平章事　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

兵亦出大破唐軍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及安引師還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弟東府安撫使

弘皋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

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

主辭不見送入門民皆驚走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入宮以劉敏權開封尹事日暮復出屯

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知遠為晉河東節度使封北平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

翰守汴州主起太原翰欲北去乃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

緊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

道絕不能復救秦州兵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昶遂命漢韶詣鳳州行營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於

弘倧為丞相 夏弘佐卒諡忠獻弟弘倧嗣弘倧以弟弘俶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塘見弘倧弘倧

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漢以希廣為天

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無賴

於赤岡 主怒張彥澤剽掠京城尋與傅住兒俱斬北市 先是主囚景延廣至是送延廣歸國宿陳橋夜扼吭而死 降晉主重

丹入汴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既而知其覲望不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

以為帝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遇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禍勿以吾母子為意從益乃用

諸陵契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來奔淮北賊帥亦多請命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

國鎮分兵拒散關以絕援路夏鳳州防禦使石奉顒樂城降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冬漢節度使趙匡贊遣使降請自終

承制加達兼侍中吏其名曰璘贇既而璘贇悔懼賂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秋入月漢以弘倧為

筞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希廣以兄希萼守朗州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通希萼書言劉

貴為負義俠徒之黃龍府

主引兵入宮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

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得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

趙遠寞稱梁王遣使奉表稱臣以迎主主遣郭從義先入京師密令殺從益及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

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璟深悔之　吳越將余安將水軍救福

南山路出兵應援　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招漢鳳翔節度使侯益以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何重建副之韓保貞

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

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等來奔喪彥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廣殺之希

起居皆如舊制以李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

以萬全
荆南節度使高
從誨遣使詣
河東勸進
契丹德光入晉
宮二月朔登
正殿百官朝
賀
劉知遠稱帝於
晉陽　河東
將佐勸知遠
稱尊號知遠
不許聞晉主
北遷聲言欲
出兵井陘迎
歸晉陽命指

每歲寒
食以一
孟參飯
瀛明宗
陵乎聞
者泣下

臨淸王

高行周
仕唐累
拜振武
彰武昭
義節度
使晉高
祖時徙

州至白
蝦浦不
得進馮
延魯曰
相持不
戰徒老
我師不
若縱其
登岸盡
殺之則
城不攻
自降矣
禅將孟
堅曰浙
兵至此
已久不

為都虞
候共將
兵五萬
度劍出
散關重
建出隴
州以擊
侯益奉
鑾宿衛
都虞候
季廷珪
將兵二
萬出子
午谷以
援趙匡
贊諸軍

唐修謙
覺之引
兵攻殺
撰贊爰
其族弘
倧以丞
相吳程
知威武
節度事
統軍
使胡進
思廢其
君弘倧
而立其
弟弘俶
弘倧性

廣曰吾
何忍殺
兄事分
潭朗而
治之乃
厚賂希
等進逐
朗州希
崇富為
希等詞
希廣語
言動作
約為內
應

彰義節
度使史
匡威據
涇州拒
命雄武
節度使
何重建
降蜀
主分遣晉
降卒還
營初杜
重威既
以晉軍
降主令
重威將
其衆從

揮使史弘肇鎮天雄能進退
集諸軍告以尋徙鎮求一戰
出師之期軍歸德出而死不
士皆曰今天帝時代可得若
下無主主天景延廣聽其登
下者非我王為侍衛岸彼必
而誰宜先正親軍都致死於
位號然後出指揮使我其鋒
師爭呼萬歲因李彥不可當
不已知遠曰珣等用安能盡
虜勢尚强吾事乃求殺乎不
軍威未振當歸鎮契聽吳越
且建功業士丹滅晉兵既登
卒何知命左主入京岸大呼
右止之郭威師加行營擊延
與都押牙楊邠周守中爲畫策

發成都剛嚴誅
旌旗數杭越侮
十里候法吏三
益以鳳人胡進
翔降吳思恃迎
崇暉持立功干
兵籍糧預政事
悵西還弘倧惡
與趙匡之進思
贊同上有所謀
表請出議弘倧
兵平定數面折
關中之進思
恨起不
自安弘
倧與指

已而南
及河恐
其為變
欲以騎
捷而納
之河流
或謂曰
晉兵在
他所者
尚多彼
聞降者
盡死必
皆拒命
不若且
撫之徐
思其策

邠入說知遠書令徙而走孟
曰此天意也鎮天平堅戰死
王不乘此取封臨清城中亦
之人心一移王至周出兵央
則反受其咎太祖麾擊諸軍
矣知遠從之順元年燒營而
契丹以其將再見適死者
劉愿為保義　二萬餘
節度副使陝　人妻棄
人苦其暴虐　資械數
泰公李
都頭王晏與　十萬府
指揮使趙暉　庫為之
從敏
侯章謀曰劉唐世封耗竭福
公威德遠著涇王主州自是
吾輩若殺愿即位除陷於吳
舉陝城歸之西京留越　留

揮使何
承訓謀
逐之又
謀於內
都監使
水丘昭
券昭券
以為進
思黨盛
難制不
如容之
弘倧猶
豫未決
承訓反
以謀告
進思進

乃使重
威以其
衆屯陳
橋會久
雪凍餒
咸怨重
威主猶
欲誅晉
兵趙延
壽曰皇
帝親冒
矢石以
取晉國
欲自有
之爭將
為他人

為天下倡朕富貴如反掌耳睡等然之乃斬愿及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為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

守降封泰國公至周太祖廣順元年再見

魯公和凝

仕唐為翰林學士晉世累官左僕射主即位拜

從初引兵還泉州璟不能制加從劫檢校太傅

夏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初璟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誅

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倧叱之不退猝愕趣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因帥諸

取之爭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帝為讎敵東西數千里常以

誅之　太子太斬二人
主知遠自將迎傳封魯以謝中
故晉主重貴國公至外御史
至壽陽而還周世宗中丞江
主東迎出顯德二文蔚對
帝至壽陽閒年再見伏彈馮
已過歎日乃　延已鮑
楚公杜
留戍承天軍　岑曰延
而還出帝既　已延魯
重威
出塞契丹無　岑覺四
復供給至錦仕晉為人皆陰
州令拜阿保鄴都留校弄權
機蓁出帝不守天雄璽敵聽
勝屈辱馮后節度使明排斥
求壽顆欲與尋帥兵忠良引
出帝俱自殺降契丹用群小

將迎弘
假於私
弟且名
丞相元
德昭德
昭至立
於藩外
不拜曰
侯見新
君進思
亟出塞
藩德昭
乃拜進
思擲弘
綜之命
承制授

兵戍之
南方暑
濕上國
之人不
能居也
他日車
駕北歸
無兵守
之吳蜀
必相與
乘虛入
寇如此
豈非為
他人取
之乎主
曰然則

不果

主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契丹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先是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據相

主即位徙歸德節度使拒而不受詔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重威於鄴鄴二將不協主自將擊之城久不下及食竭力盡重威

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環以文

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之妻曰他

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主曰昔我失於割斷患以唐兵援晉既而反為仇讎今幸入吾手豈可

州暉偵知高出降以蔚言太
唐英未至夜為太傅過懇貶
遣壯士踰城兼中書江州司
入啓關納衆令楚國馬參軍
殺契丹數百公重威流擅斷
自稱留後　每出入州廷壽
主還晉陽　主路人往舒州知
還至晉陽議往擲瓦制誥徐
率民財以賞磔詬之鉉史館
將士夫人李以其歷修撰韓
民諫曰陛下藩鎮則熙載上
因河東創大業踰無疏曰覺
業未有以惠厥為將延壽罪
澤其民而先則責國不容誅
奪其生生之殄民也但齊丘
資殆非新天明年再延已為

人猶可
殺昭券
君子也
奈何害
之

復留以
為後患
乎延壽
曰鄴留
晉兵不
質其妻
子故有
此憂令
若悉徙
其家於
恒暉每
歲分番
使戍南
邊何憂
其為變
哉主悅

子所以救民見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主從之中外大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詣晉陽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

之陳請故陛下救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廷已

由是陝橋兵始得免分遣逕營

主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遣使奉表至主賜詔褒美

荊南高從誨遣使

性殘虐瀆州
人苦之賊帥
王瓊帥其徒
千餘人圍郎
五於牙城契
丹主聞之懼
遣兵救之瓊
敗死然契丹
主自是無久
留河南之意
矣
群盜陷宋亳密
州
三月朔契丹德
光坐崇元殿
百官行入閤

為太子
少保貶
岑太子
洗馬熙
載屢言
齊丘黨
與必為
禍亂齊
丘奏熙
載嗜酒
猖狂貶
和州司
士參軍
璟聞
契丹主
德光卒

入貢
南唐遣使
來賀且
請詣長
安修復
諸陵主
不許
主名晉百
官問曰
吾欲擇
一人君
之如何
皆曰夷
夏之心
皆願推
戴皇帝

禮
主遣使安集農
民保山谷避
契丹者
契丹德光發大
梁
主以弟崇為太
原尹
夏四月契丹屠
相州
以劉信史弘肇
為侍衛指揮
使楊邠為樞
密使郭威為
副使王章為
三司使

蕭翰棄
大梁去
乃以李
金全為
北面行
營招討
使議經
略北方
聞漢已
入大梁
遂不敢
出兵
秋以宋
齊丘為
鎮南節
度使

主乃服
通天冠
絳紗袍
登故晉
正殿設
宮縣儀
衛於庭
百官朝
賀下制
稱大遼
會同十
年大赦
升恒州
為中京
以燕王
趙延壽

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契丹寇潞州主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憲　契丹將耿崇美屯

是歲環以王廷玫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為中京留守
以唐明宗子郇公李從益為許王
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

澤州將攻潞州主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郎謙為忻代都部署閤鷂進為嵐憲都制置使主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舒嚕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主后始以蕭為姓自是后族皆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自汴泝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為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

稱蕭氏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夏攻破相州屠之昭義節度使耿崇

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虚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主以

美侵潞州

主命都虞候武行德部送鎧仗泝河歸國閒行德殺監軍叛降晉陽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

行德為河陽
節度使
契丹耶律德光
死於殺胡林
趙延壽入恒
州自稱權知
南朝軍國事
五月契丹兀欲
執趙延壽而
自立
以劉崇為北都
留守　主集
群臣議進取
諸將咸請出
師并陘攻取
鎮魏主欲自

一失也
今上國
人打草
穀二失
也不早
遣諸節
度使還
鎮三失
也
主至臨城
得疾及
欒城病
甚至殺
胡林而
卒國人
剖腹實

石會趙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絶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濇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

鹽載之以歸晉人謂之帝妣趙延壽即日引兵入恒州永康王烏雲主兄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諸將寄議奉以為主延壽

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主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主發太原出晉絳

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主以弘肇兵

不知自稱受主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烏雲衛之主喪至國舒嚕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烏雲執趙延壽而

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勲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孔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主使問孔肇孔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廷勲崇美

自立先是烏雲召延壽等飲已而烏雲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

奚王伊剌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廷勲等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

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後數日集蕃漢之臣宣主遺詔即皇帝位於中京衆哀戚服既而易吉服見

令故所向必克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契丹為雲勒兵出塞

主至絳州刺史李從朗舉城降 初主以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主命親

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歸

主為雲以先帝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舒

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六月主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主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詣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先是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遲

晉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太祖卒於渤海舒嚕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主烏雲勤兵北歸以滿達為中

位至是命鄴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之

主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主發洛陽樞密使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强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

主至大梁晉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留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

主烏雲幽祖母於木葉山時舒嚕

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秋七月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詔削

太后聞主烏雲自立大怒發兵拒之主烏雲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兵敗主烏雲幽太后於太祖墓改元天祿自稱

奪官爵以高
行周為招討
使慕容彥超
副之以討重
威時兵荒之
餘公私匱竭
王章白主罷
不急之務省
無益之費以
奉軍用度充
贍
立高祖世祖及
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
李榮逐契丹
將滿達遣使

天授皇
帝慕中
華風俗
多用晉
臣而荒
於酒色
輕慢諸
酋長由
是國人
不附諸
部數叛
故數年
之中不
暇南侵
秋中京留
守滿達

降　滿達貪猾殘忍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滿達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兵怨憤闕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穎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謀攻契丹奪守門兵

為恒州將何福進李榮所逐奔定州

葬主德光於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

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鼓譟震地滿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八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

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滿達崔廷勲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合忠即隆

鄂將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忌恒人

謂之白滿達

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

賊使者張令
柔殺平陰十
七村民逢吉
為人文深好
殺在河東幕
府主嘗令靜
獄以祈福逢
吉盡殺獄囚
還報及為相
朝廷草創悉
以軍事委楊
邠郭威庶務
委逢吉及蘇
禹珪二相決
事皆出胸臆
不拘舊制用

捨短陟惟其所欲而逢吉尤貪詐

剸南襲袁郢不克

以賓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主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

彦超共討杜重威彦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由是二將不協主恐生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主大悦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冬十月晉昌節

度使趙匡贊叛降於蜀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為朝廷所容遣使降蜀後二年延壽卒於契丹

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不若緩之彼

食盡自潰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蘇逢吉楊邠密以白主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自寅至辰士

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主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

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

十二月蜀人來侵

皇子開封尹承訓卒
主還大梁
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於蜀

戊申

夏六月
戊寅朔
日食

乾祐元年
楚公杜
李環保劉晟乾嘉祖廣錢弘俶馬希廣高從誨
大六年和六年政十一漢封吳二年封南平
天祿二年回鶻

是年二月
重威
秋漢李秋遣知年越國王秋南漢王十五春隆郢將遣使入
隱帝即位
守貞遣制誥鍾春趙匡一年主遣使年滿達掠漢貢於漢
仍稱乾祐封二年朱元李允章求贊侯益春遷故來求昏初從誨定州患
年號隱伏誅及平來表昏於楚復叛還王弘倧希廣不既與漢嘶其人
帝諱承祐其子弘求救於楚王希漢李廷於衣錦許武絕北方棄城北
高祖第二璋弘琛璟珠議廣不許珪將至軍私第平節度商旅不歸滿達
子在位三弘隣尸大夫查晟怒閉長安閣遣都頭使希崒至境內初為中
年年二十於市文徽兵死章馬匡贊已許溫將請於漢貧乏至京留守

春正月大赦改元

遣將軍王景崇等經略關中　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景崇等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屬匡贊遣李恕奉表請入朝景

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璟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

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晟曰此吾進取之秋也　冬以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入大梁為漢將王景崇邀敗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為侯益所拒夜遁亦為景崇所追敗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

親兵衛之滑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指揮使何承訓伏誅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弘俶惡其反覆且懼

主與希廣各修職貢求別加官爵漢主賜希萼及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冬

是遣使於漢上表謝罪乞修職貢漢亦遣使慰撫之　冬從誨寢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尋卒謚曰文獻保融知留後

至是至國主責以失守爝殺之夏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主妻兄沁諾爾聞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主使人馳

崇等未行而
恕至主問恕
匡贊何為附
蜀對曰匡贊
自以身受虜
官父在虜庭
恐陛下未之
察故附蜀求
免耳主曰延
壽方墜陷穽
吾何忍更害
匡贊以爭即聽
具入朝侯益
亦請附聖壽
節上壽景崇
等將行主赦

巡檢使面招討隴州還召禍執南漢將漢主以
軍於沂使將兵要何重承訓斬吳懷恩保融為
州之境擊楚拔建俱西之進思侵賀州荊南節
金全與賀州鑿保貞等屢請救希廣遣度使同
諸將方大穽於至秦州廢王弘決勝指平章事
會食侯城外覆分兵守倧弘俶揮使徐
騎白有以竹箔諸門及不許進知新等
漢兵數加土楚衛路重思詐以將兵救
百在澗救兵至建遂入王命密之未至
北皆羸引兵攻於成都令許溫會南漢
弱請掩城悉陷　張虔害之溫已拔賀
之金全穽中懷劍自恨曰僕受州鑿大
今曰敢思復陷無功至命之日穽於城
言過澗昭州　興州慚不聞此外知新
者斬及　忿而卒言不敢等引兵
暮伏兵　夏漢晏發進攻城機

取賜之

之曰二人之
心皆未可知
㣲至彼彼已
入朝則勿問
若尚遷延顧
望當以便宜
從事
主更名蜀
以馮道為太師
趙匡贊侯益叛
蜀還王景崇
等擊蜀兵敗
之　匡贊不
侯李昶返命
已離長安景
崇等至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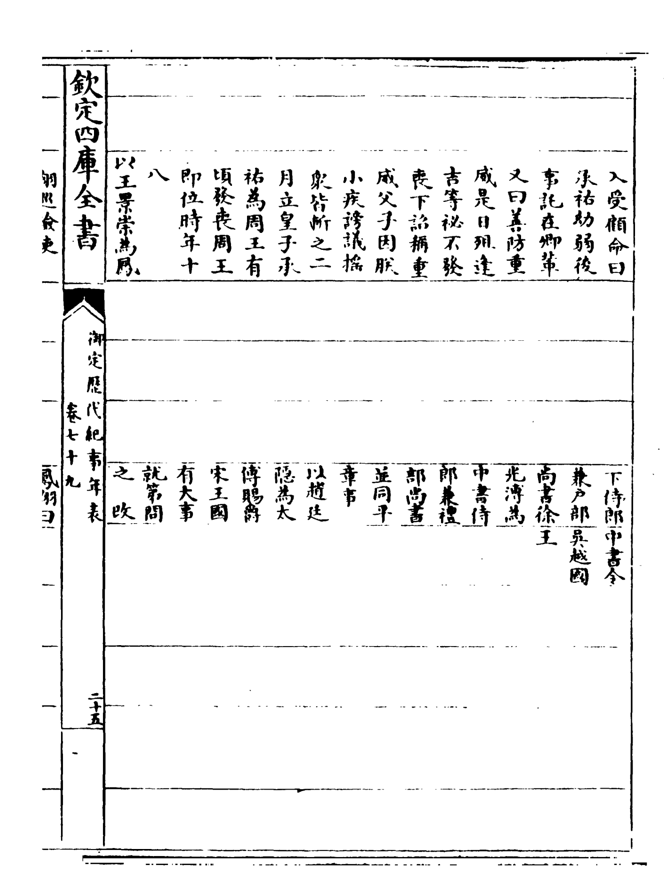
四起金
鼓開十
餘里金
全曰歸
可與之
戰乎士
卒厭兵
莫有關
志又河
中道遠
勢不相
及退保
海州
遣漢主
書謝請
復通商

將王景思乃夜發悉陷
崇遣使遣其黨郛中知
請降．方安二新等敗
秩殺張人踰垣歸希廣
業暴其而入弘愬斬之
罪惡籍倧閤户貽川亦
没其家大呼温陷於南
降王處開之率漢
回為武衆而入
德節度甇安等
使兼中於庭中
書令尋入告弘
致仕　俶弘俶
以王貽大驚曰
遠知樞全吾兄
密院事汝之力

聞蜀兵已入
秦川發未進
及匡贊牙兵
千餘人同拒
之擊敗蜀將
李廷珪等
主殂杜重威伏
誅周王承祐
立　主大漸
楊邠忌侍衛
指揮使劉信
立遣之鎮信
不得奉辭雨
泣而去帝名
蘇逢吉楊邠
史弘肇郭威

旅且請
赦李守
貞罪漢
主不報

貽遠幼也弘傲
以僧童畏忌進
從其師思亦曲
入府高意下之
祖愛其進思內
歉甚令憂懼未
給事起殺卒弘
左右至係由是
是妻以獲全
機務府秋漢以
庫金帛弘俶為
皆恣其東南兵
取與不馬都元
復會計帥鎮海
以李鎮東節
吳為門度使兼



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等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以王景崇為鳳

下侍郎中書令兼戶部吳越國尚書徐王

光濟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欧

景崇引兵至
鳳翔侯益尚
未行景崇以
禁兵分守諸
門益不告景
崇而去及入
朝主問何故
名罰軍對曰
臣欲誘致而
殺之主哂之
三月史弘肇以
母喪起復加
兼侍中　弘
肇遭喪不數
日自出朝參

岐陽軍
以王景
崇為節
度使同
平章事
祖以
張業王
處回執
政事多
壅蔽始
置匭函
後改為
獻納函
王景
崇殺侯

故有是命
改廣晉為大名
府晉昌為永
興軍
徵鳳翔兵詣闕
行至長安軍
校趙思綰據
城作亂　侯
益戚毀王景
崇於朝景崇
不自安會詔
遣供奉官王
益如鳳翔徵
趙匡贊牙兵
詣闕趙思綰
等甚懼景崇

益家屬
七十餘
人益子
仁矩在
外得免
仁矩子
延廣尚
在襁褓
乳母劉
氏以己
子易之
抱延廣
而逃乞
食至大
梁歸於
益家

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壞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等遂據

暉園王景崇於鳳翔祖達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救之僕射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西顧前蜀主意

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己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後

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

契丹將隂郡特

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

滿達掠定州而遁 初契丹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不受命帥黨保狼山故寨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主復其舊官使扞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與滿

實難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思謙進屯渭水尋以漢益兵謂衆曰輕少敵强宜更爲後圖遂引還

王景崇累表告急被命

達等焚掠定州北去方簡自狼山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之

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

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屯散關敗漢兵於玉女潭尋以食盡引還

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

恕以讓主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守貞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會趙思

綰據長安來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驍將王繼勳將兵據潼關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為奏請乞為之備詔羅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為所併

夏四月以楊邠

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主以太后

怨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乃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惡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廪實甲兵强乃為急務

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滑州告河決魚池

六月王景崇叛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八月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崇以高祖弟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

朝廷詔令多
不稟承
以郭威為西面
招慰安撫使
時自河中
永興鳳翔三
鎮拒命繼遣
諸將討之久
無功主憂之
欲遣重臣臨
督以郭威為
西面軍前招
慰安撫使諸
軍皆受節制
威問策於馮
道道曰守貞

自謂舊將為
士卒所附願
公勿愛官物
以賜士卒則
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
衆心始附於
威

郭威督諸將圍
李守貞於河
中　威與諸
將議攻討諸
將欲先取長
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
珂曰今三叛

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

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恕小過不責由是士卒感歸心焉諸將欲急攻城咸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

闕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累崇但分兵以

槩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刲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将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静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畨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

有潛往來者
無不擒之於
是守貞如坐
網中矣

蜀遣兵援鳳翔
趙暉遣都監
李彥從襲擊
破之

李守貞遣兵出
戰敗還

冬十月趙暉圍
王景崇於鳳
翔蜀遣兵救
之不克　暉
擊破景崇景
崇退守大城

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將救景崇進屯渭水暉益兵五千戍

實雞蜀兵引去

十一月殺太子太傅李蔚滅其家

葬肅文聖武昭肅孝皇帝於睿陵廟號高祖

十二月蜀兵救鳳翔趙暉告急於郭威威引兵赴之蜀兵引去威乃還

己酉

夏四月太白晝見　六月癸酉朔日食

乾祐二年

春正月李守貞遣兵襲河西柵大敗　郭威將至河中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禪將李韜

李璟保大七年　秋殺戶部員外郎范沖敏天威都虞候王建封璟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鍾謨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

劉晟乾和七年

孟昶廣政十二年　春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昶釋不問

錢弘俶二年　秋以弟弘億判明州　冬漢加弘俶尚書令　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

馬希廣三年　秋希萼攻潭州不克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二年　冬漢加保融兼侍中

天祿三年

春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晉李太后請於主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

援甫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勲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欲攻西栅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邇騎多醉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

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國人惡之沖敏性狷介乃救封建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環大怒皆殺之以朱元李平

以增賦涉希廣弘徹杖聞之曰之國門朗州吾國人皆兄也不悅　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彦瑫李弘臯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棹大破希萼於僕

安太妃卒於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舒嘗王遣騎取晋主寵姬植

得私飲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二月以靜州隸定難軍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亦以

為郎
冬置清源軍於泉州以留從効為節度使

射河陽其戰艦三百艘殺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名之曰勿傷吾兄賊引兵還希萼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

氏聶氏而去
冬主侵漢河北所過殺掠游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聞漢兵渡河乃引還

恩澤羈縻之
三月以史德珫
領忠州刺史
有衆人呼
課於貢院門
蘇逢吉命執
送侍衛司欲
其痛箠而默
之德珫言於
父弘肇曰書
生無禮自有
臺府治之非
軍務也此乃
公卿欲彰大
人之過耳弘
肇即破械遣

赴井而
死　冬
漢加希
廣太尉
靜江
節度使
希瞻卒
希瞻以
兄希萼
希廣交
爭屢遣
使諫止
不從知
終覆族
疽發背
卒

之

夏四月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勲等來降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　長安城中食盡思綰計窮不知所出時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居城中思綰數詣見之問自全之計肅乃說思綰曰公本與

國家無損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詔以為華州留後

秋七月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郭威克河中李
守貞自殺
威攻河中克
其外郭守貞
與妻子自焚
威入城獲其
子崇玉等及
所署將相國
師總倫等送
大梁磔於市
徵趙修己為
翰林天文威
閱守貞文書
得朝臣藩鎮
交通書詞意
悖逆欲奏之

秘書郎王溥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八月郝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倨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

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歐陽修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

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頤子更置之如吏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不問豈非綱紀壊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

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九月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

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

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冬十月契丹寇河北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十二月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暉急攻鳳翔周粲謂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

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與飛龍使後匡贊等為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

庚戌

聽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乾祐三年 春正月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許之 州人為立祠

湘陰公贇 為武寧節度使 三年主被弒太后名入京師贇至宋州為郭崇威所拒 尋幽贇

李璟保大八年 春福州人告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

劉晟乾和八年 冬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孟昶廣政十三年 秋立弟仁毅為夔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立子玄喆為秦王玄珏為

錢弘俶三年 春唐遣兵侵福州知威武軍吳程敗之執其將查文徽送於錢塘弘俶釋之 丞相昭化節度

馬希廣四年 秋希萼以群蠻攻潭州 初希萼既敗歸乃誘辰漵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 壁亭閭長沙帑

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三年 春蜀田行皐來奔保融曰彼叛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而歸之

天祿四年 秋故晉太后李氏卒於建州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

歲時享之馮於外館將水軍等用事襄王道曰吾嘗為仍以太下關江劉君僚佐觀后諸校至城下其為政無以開府儀敗福州踰人非能減同三司兵執其其祖賦除其檢校太將馬先徭役也但推師上柱進等文公廉慈愛之國封湘徽自以心以行之耳陰公至步騎繼此亦衆人所周太祖之至福能為但衆人廣順元州吳越不為而劉君年再見將吳程獨為之故汝詐遣人人愛之如此出迎誨使天下二千曰閩人石皆效其所多詐未

冬施州刺史田行皋伏誅

使同平藏之富章事杜大書事建徽卒出兵赴冬弘之遂攻假歸查益陽希文徽於廣將陳南唐璠張延嗣黄處超皆敗死潭人震恐希萼遣使乞師於唐唐兵助之先是希

置汝冬主將數萬騎南侵攻漢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內丘戍兵五百叛而應主引兵入城屠之又拔饒陽

為何忠待民
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以王饒
為護國節度
使　主欲移
易藩鎮因其
請赴嘉慶節
上壽許之高
行周等十餘
人入朝詔皆
徙鎮李守貞
之亂王饒潛
與之通守貞
平衆謂饒必
居散地及入
朝厚結史弘

可信也
宜立寨
徐周文
徽曰饒
則變生
不若乘
機授其
城因引
兵運進
誨整衆
鳴鼓止
於江湄
文徽不
為備程
勒兵出
擊文徽

等表請
劉買進
奏院於
京師漢
主不許
亦賜希
廣詔勸
以敦睦
希萼以
朝廷意
佑希廣
怒遣使
稱藩於
唐乞師
攻希廣
唐命何

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時以契丹入寇議以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

兵敗為福人所執誨全軍歸劍州 秋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 馬希萼遣使來乞師璟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

敬洙將兵助希萼 冬希廣遣兵攻朗州希萼逆戰希廣兵大敗時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

諸軍畏服號令行矣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曰是國

今年杭祖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

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運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師艦過則

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閑其事逵吉戲之弘肇大怒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

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以昭德辰為府州團練使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

泣不知所為或告天東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彦瑫

行之親近忠
直放遠讒邪
善惡之間所
宜明審蘇逢
吉楊邠史弘
肇皆先帝舊
臣願陛下推
心任之至於
疆埸之事臣
願竭愚帝斂
容謝之感至
鄴都以河北
困弊戒邊將
謹守疆埸嚴
守備無得出
侵掠契丹入

敗過歸
朗兵擊
之士卒
九千餘
人皆死
希崇
將兵攻
潭州時
希廣遣
孟駢說
希萼曰
公忠父
兄之讎
北面事
唐何異
袁璞求

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敕防團非軍期無得輒奏事申觀察使以聞
以郭瓊爲穎州團練使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幕下

救於曹公耶希崇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絶矣非地下不

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詣至即行故有是命

閏月大風　主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

相見也悉發境內之民趣長沙　朗州兵至潭州希廣遣兵拒之時希蕚遣蠻兵圍玉潭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希蕚使人謂

貞觀政要而
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冬十一月殺樞
密使楊邠侍
衛指揮使史
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
郭威不克威
舉兵反遂弑
主　主自即
位以來邠總
機政威主征
伐弘肇典宿
衛章掌財賦
邠頗公忠雖

讚曰公
非馮氏
之臣乎
不事我
欲事異
國乎為
人臣而
懷二心
豈不辱
其先人
讚曰讚
父為先
王將六
兵今大
破淮南
王兄弟

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華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据摭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横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

不相容識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請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雖睦如初識敢不盡死以事大王

之主左右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邪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宮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

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慚引兵去至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拒之希萼陷潭州殺希廣而自立初蠻酋彭師暠來降希廣以

政主除喪聽
樂賜伶人錦
袍玉帶弘肇
怒曰士卒守
邊苦戰猶未
有以賜之汝
曹何功而得
此皆奪之主
年益壯厭為
大臣所制邠
弘肇嘗議事
於前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
等在主積不
能平左右因
譖之曰邠等

之以為
強弩指
揮使師
萬索欽
為希廣
死及朗
兵至師
萬登城
望之言
於希廣
曰朗人
驟勝而
驕雜以
蠻兵攻
之易破
也願假

專恣終當為
亂蘇逢吉與
弘肇有隙屢
以言激業等
主遂與業史
進匡贊允明
謀誅邠等邠
章弘肇入朝
殿中甲士出
而殺之史進
亟召宰相朝
臣諸軍將校
主親諭之分
遣使收捕邠
等親黨僕從
盡殺之進供

步卒三
千自巴
溪渡江
出獄晨
之後至
水西令
許可瓊
以戰艦
渡江腹
背合擊
必破之
前軍敗
則其大
軍自不
敢輕進
矣希廣

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重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

將從之時希等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可瓊謂希廣曰師曷諸蠻族新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

封府李洪建權知侍衛司事逵言雖惡弘肇而不與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怱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乃詐稱巡江與希蕚會約為內應師嵩見而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

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名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以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

人皆知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耶師嵩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

而侍甦咸乃名郭崇咸會咸及諸將告以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

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朗州將何敬真望韓禮營壘旗紛錯曰彼衆已懼矣

崇戚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亂輩以清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戚乃留其養子榮鎮鄂都命崇戚

之易破也朗人雷暉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來共亂擊之禮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揮使吳

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主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

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兵不救師爲戰於城東北隅可瓊寨

耳主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主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

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擒今日死不愧先

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鄆都戚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戚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

王矣彭師罵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

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為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

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

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言於主曰北軍猶蠛蠓耳退

處臨刑猶誦佛書彭師蔦葬之於瀏陽門外希要名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曰亦是劇賊未易輕也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再出既陳彥超

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復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

寨餘皆逃潰
旦日将還宮
至宣化門劉
銖在門上射
主左右主回
轡西北至趙
村追兵已至
主下馬入民
家為亂兵所
弑蘇逢吉閻
晉卿郭允明
皆自殺戚至
劉銖射之戚
自迎春門入
歸私第諸軍
大掠通夕獲

劉銖李洪業因之命諸將分部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勲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於是郭威等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等

諸徐州來迎
威之討三叛
也見誥書處
分軍事皆合
機宜問誰為
之使者以范
質對威曰宰
相器也至是
令草誥令具
儀注倉黃之
中討論撰定
皆得其宜

太后臨朝 郭
威帥群臣請
之也

以王峻為樞密

使王殷為侍
衛都指揮使
誅劉銖及其黨
劉銖李洪
建及其黨皆
梟首於市而
赦其家
契丹入寇屠內
丘陷饒陽太
后遣郭威將
兵擊之
以范質為樞密
副使
劉贇發徐州
贇留右都押
牙鞏廷美教

練使楊溫守
徐州與馮道
等西來在道
伏衛皆如王
者郭威至滑
州留數日試
遣使慰勞諸
將受命之際
相顧不拜私
相謂曰我輩
屠陷京城其
罪大矣若劉
氏復立我輩
尚有種乎
郭威至澶州自
立而還王峻

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讎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

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迎勸進贊至宋州王殷王峻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

威忽至宋州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滑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贇名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為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

有畧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名張令超使夜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北寨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

率衆歸之贇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贇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

許州劉信悝
戚自殺太后
詔以侍中監
國百官藩鎮
相繼上表勸
進

漢亡

右漢自高
祖天福十
二年丁未
至隱帝乾
祐三年庚
戌傳二主
凡四年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九